



张光年著

情春文波

张光年著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张有煌

封面设计：陶雪华

惜春文谈

张光年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3 字数 241,000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321-1052-4/I·780 定价：7.30 元

序　　言

今年北京的夏天热得很。就在热得讨厌的7月间，在几位热心友人的关怀、协助下，这本《惜春文谈》编出了，交稿了。此刻盛暑已过，我该补写一篇序言，对本书内容作出扼要的说明。

我是带着沉重的、感慨丛生的心情，从事这本新时期文学论文集的编辑工作的。此时此刻，也寄托着我对今后文学事业的热望。

收入这个集子的大部分文章和谈话录，都是8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产物，打上了那个起死回生、青春焕发的我国新时期文学的烙印。被称为“文学的春天”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时期，是我国文化界、文艺界引以自豪的，是一切热爱文学、关心文学事业的海内外读者永远难以忘怀的。我们的党，我国人民及其作家们，以大量心血培育出80年代这个文学的春天，今天想起来倍感珍惜！我就用《惜春文谈》作为这本文集的书名吧。

本书收入的长长短短五十几篇文章，按内容大致分为八辑，分别题上七言韵语（像是两首绝句）以示区别。第一辑《十年噩梦醒来迟》，收入写于70年代末的两篇，标志作者思想解放的开始——开始摆脱（未能完全摆脱）“带着枷锁跳舞”的窘态。第二辑《迎得百花争艳时》，确实表达了迎接80年代前期百花齐放新

局面的喜悦心情，也试图抽绎出若干经验教训。有的文章（例如作协“四大”主旨报告）虽然经过集体讨论，但错误的地方及其后果只应由作者本人负责。第三辑《愿将春讯传千里》，是 80 年代前期及稍后在天津、上海、南昌等地的谈话录，在传扬春讯的同时，也看到一些引人忧虑的苗头；只可惜看得不深，未能及时地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今天想起来还深感遗憾！第四辑《愧对班门说斧姿》，是几篇班门弄斧的评论文字。本该多写点，为新的创造鼓掌欢呼。但那几年心里就是静不下来，后来兴趣转移了，迄今愧对“评论家”的美称。第五辑《千古文心今可知》，是三篇古为今用的文谈，祝贺新时期古树也绽出新花。第六辑《前贤往事最心驰》是一些感时怀人之作，寄托着作者满腔的深情。第七辑《袒露胸怀成一快》，通过自己作品的序跋，不时剖析自己的心境——文心与诗心。剖析得不透，希望今后做得好些。第八辑《附录余篇缀于斯》，则是去年的两篇袒露胸怀，对文坛现状表示杞忧的文字，难以编入以上各辑的，画蛇添足地作为附录了。^①

重读旧作，特别是 80 年代前几年的文字，确实感慨丛生。一方面，提起当时“春满文坛”（茅盾同志语）、百花盛开、文艺队伍亲密团结、朝气蓬勃的兴旺气象，仿佛离开今天多么远！另方面，作家力求解放思想，投身改革，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谨防反右扩大化，这些这些，旧话重提，似乎今天仍然很切近！在邓小平同志年初南巡谈话精神鼓舞下，文艺界对于切近者坚持不懈，远逝者尽快追回：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望，也是作家们梦寐以求的。

人类历史上、人类文化史上的新生事物的成长，从来不是一

^① 1993 年初作者看校样时，又将写于 1992 年的《作家与改革共命运》等两篇补入这个附录。

帆风顺的。读者翻阅这本带有新时期文学资料性质的文集，多少可以意识到，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前进，经历了何等艰难曲折的道路！经验是宝贵的。教训是痛切的。用不着懊恼。也用不着感伤。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活与斗争，一定要产生伟大的文学。来自“左”的方面的打击，来自右的方面的侵袭，都不能长期改变历史的进程。

收入这个集子的大部分文章，陆续在报刊上发表过。也有几篇，例如 1979 年在《诗刊》座谈会上的谈话，1982 年在作协长篇小说座谈会上的谈话，同年在天津、1986 年在南昌的谈话以及其他两三篇，过去未曾发表。记录稿被我积压了。鉴于它们在反映当时文坛的情况与问题上还有可取处，盛暑中略加删改，收入了这本《文谈》。其实，过去还有几篇文谈，也是在友人们的记录整理稿上改出来交付发表的。我对这些朋友谨表诚挚的谢意！同时，也对热心促成这本文集的编辑与出版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张光年

1992年8月27日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1
第一辑 十年噩梦醒来迟	
驳“文艺黑线”论	3
从诗歌问题说开去	10
——在《诗刊》诗歌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第二辑 迎得百花争艳时	
短篇小说的大丰收	21
——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开幕词	
发展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25
——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发奖大会上 的开幕词	
祝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百花齐放	31
——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奖大会上的谈话	
报告文学随感录	39
主要问题是创造典型人物	42
——在长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	
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	51
——在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谈话	

文学刊物的特色与社会主义文学的独创性	57
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	69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第三辑 愿将春讯传千里

离开讲稿自由谈	113
——在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上的谈话	
在建设精神文明的路上	119
——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座谈会上的谈话	
改革与文艺 继承与创新	126
——在江西省文联礼堂谈文艺问题	
漫谈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	134
——1986年“五一”节在井冈山文联座谈会上的谈话	
起死回生、青春焕发的十年	139
——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谈话	
努力表现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	143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词	
报告文学的节日	149
大鹏壮志与开荒牛精神	151

第四辑 懊对班门说斧姿

为小木屋呼吁	155
——黄宗英报告文学新作《小木屋》读后感	
饶阶巴桑的诗	160
——饶阶巴桑诗选《爱的花瓣》序言	
《沉重的翅膀》修订本序言	166
出色的答卷	170

——陈祖芬系列报告文学读后感

重读《黄河东流去》	175
——《黄河东流去》重印本序言	
关于《王蒙论》的通信	180
——《王蒙论》序	
哈尼族的英雄歌	184
——哈尼族民间叙事诗《洛奇洛耶和扎斯扎依》序言	
诗笔与史笔	187
许士杰的诗	189
——《椰颂》(诗词集)序言	

第五辑 千古文心今可知

研究古代文论为现代服务	195
——在《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谈话	
《刘子集校》值得一读	202
——在《文心雕龙》学会第二届年会上的谈话	
优秀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209
——《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开幕词	

第六辑 前贤往事最心驰

热情而细致的园丁	215
——《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序	
怀念李公朴同志	219
——纪念诗人柯仲平	
我国无产阶级诗歌的先驱者	228
——纪念诗人柯仲平	
为革命真理而献身	231
——《闻一多选集》代序	

樱花阵里访中岛	236
——怀念中岛健藏先生	
悼念张天翼同志	244
星海和我们共同奋斗	247
——《黄河大合唱》1985年再版序言	
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完美结合	252
——在纪念茅盾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壮丽的诗情画意	259
——《纪念闻一多影集》前言	
雾重庆的一段回忆	261
——纪念郭沫若同志	
参天的大树长青	264
——怀念周恩来同志	
回忆田汉同志	274
我们在武汉重新聚首	277
悲痛的话	284

第七辑 袒露胸怀成一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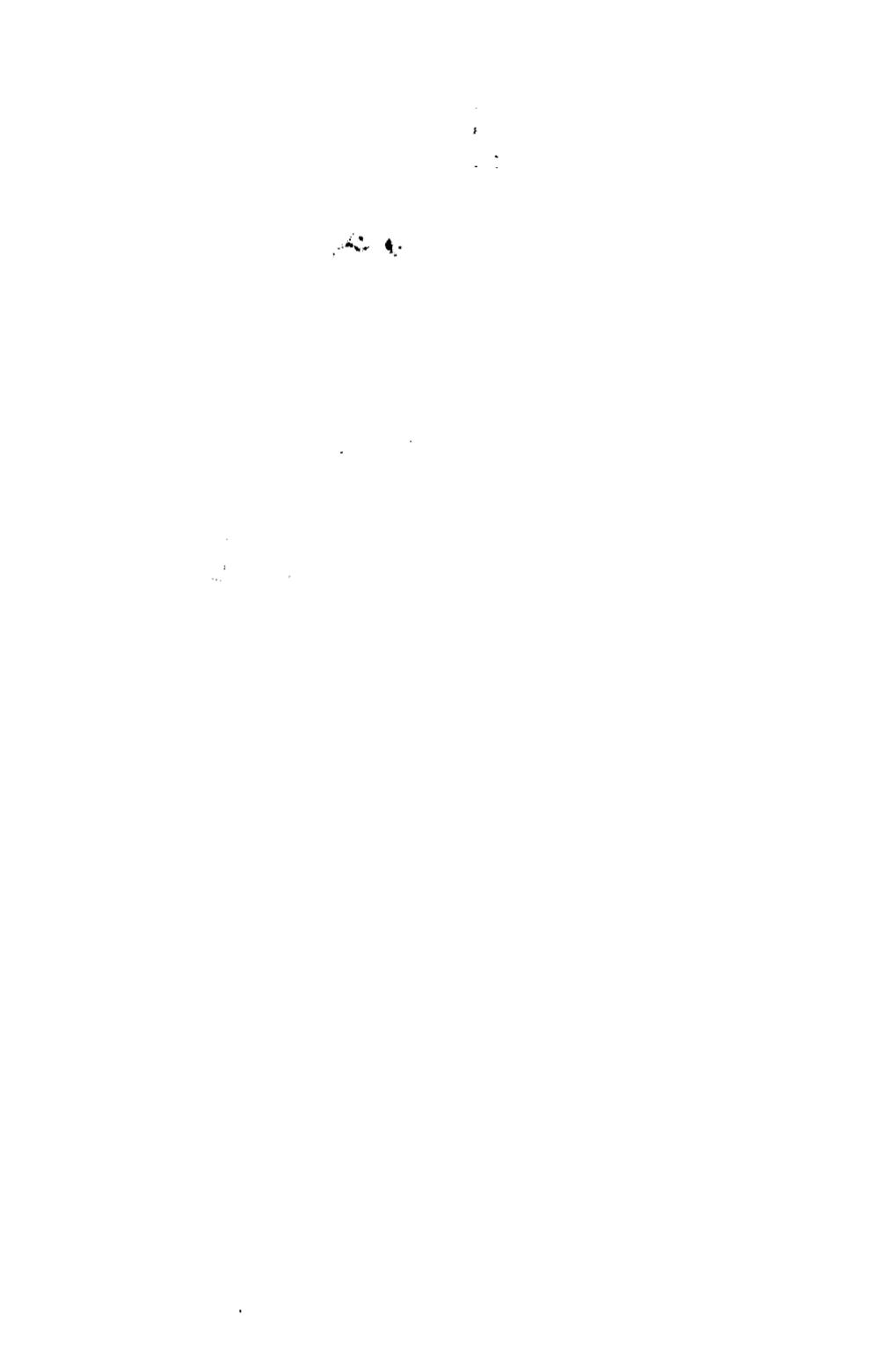
《风雨文谈》序言	287
谈谈《五月的鲜花》	289
《光未然歌诗选》自序	293
《惜春时》前记	298
关于《光未然研究资料》	300
——写给编者刘可兴同志的一封信	
说起《在绿星旗下》	303
《光未然戏剧文选》序言	305

第八辑 附录余篇缓于斯

在元宵座谈会上的发言	317
致王蒙同志的信	320
——关于小说《坚硬的稀粥》	
作家与改革共命运	322
致巴金同志的信	325
——关于《讲真话的书》	

第一辑

十年噩梦醒来迟



驳“文艺黑线”论

【题记】此文写于 1978 年 11 月中旬，发表于同年 12 月 19 日《人民日报》。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作者对有些问题还没能完全弄清，而对于仍然压在文艺界头上的“文艺黑线”的罪名不能不进行反驳。现在作为一篇文化资料性的文字收入本书时，我要郑重说明两点。其一，不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是个冤案，而且“刘少奇修正主义政治路线”首先就是个大冤案。这是三中全会后完全平反昭雪了的。少奇同志对我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重大贡献，为党内外所公认。他对于文艺工作，也不时予以关怀和指导。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的《关于作家的修养与问题》、《对于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等大中，一些宝贵意见至今值得我们牢牢记取。其二，文中提到“文艺界早在 50 年代批判过的‘写真实’论”以及“后来文艺界批驳过‘写中间人物’论”，这种批判或批驳，都经受不住实践的检验，都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后者，作者曾经郑重其事地写过批判文章，更是完全错误的。1992 年 9 月张光年记。

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广大文艺工作者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在文艺界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现在大家都看清楚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中，在文艺战

线上，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文艺工作的主流是健康的。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结果。“文艺黑线专政”论被大家推倒了，至少没有人公开为它作辩护了。可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除了有关创作问题的妖风迷雾有待进一步澄清外，主要的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文艺界的诸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些无中生有的罪名，还没有得到完全彻底的驳斥。大约一年以前，正当文艺界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候，有人公然散布这种说法：“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不能成立了，“文艺黑线”的帽子（“四人帮”帽子工厂的产物）还是不能摘掉，因为“黑线是有的，那就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在这种说法的影响下，文艺界的一些冤案、错案至今未得彻底平反，文艺上的精神枷锁未能完全解除，文艺界很多同志感到惶惑不安。我是不赞成这种说法的，当时不赞成，现在也不赞成，因为它不合事实，经不住客观实践的检验。

林彪、“四人帮”是一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黑帮。他们拉大旗当虎皮，假“高举”以砍旗。他们贼喊捉贼，给我国社会主义的各条战线加上“黑线专政”的罪名，都是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他们所说的“文艺黑线”，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或“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或“刘少奇文艺黑线”，或“文艺黑线专政”……这些大帽子，本来都是一回事，都是对于新中国革命文艺界的政治诬陷。他们所要剿灭的“文艺黑线”，指的是沿着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不断前进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主体、主流。他们在飞扬跋扈的十年间对革命文艺界的全面围剿和残酷镇压，冤案如山，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要剿灭它，先得抹黑它，给它加上种种罪名。既然新中国文学艺术的主体、主流是“又粗又长的黑线”，那还有什么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地位？于

是乎首先从文艺阵地上砍旗的阴谋，也就不难实现了。阶级敌人所作所为所企求的，就是这样。那么，还可不可说，“文艺黑线专政”论是荒谬的，必须坚决推倒它，而构成“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前提——“文艺黑线”论是有道理的，可以不去触动它？当然不能这样说。如果承认这个无中生有的“文艺黑线”，承认阶级敌人对于新中国文艺主流的诽谤和诬陷，那就实际上否认了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在新中国文艺战线的主导地位；因为除了这个在毛主席文艺路线指引下团结战斗的文艺主流，并不存在另外一个代表革命文艺的主体、主流或主导面。因此，我们在深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必须把构成这个谬论的前提——“文艺黑线”论彻底批倒，连根拔除，不能有任何迟疑。

一年来，报刊上集中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其中许多文章，实际上也同时批驳了“文艺黑线”论，虽然是初步的批驳，也证明它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完全经不住客观事实的检验。

林彪、“四人帮”列举建国以来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三大罪证：一曰“理论黑”，二曰“作品黑”，三曰“队伍黑”。总之是黑成一团了。

“理论黑”的证据是两个：一个是“三结合”，一个是“黑八论”。他们说：“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许多批判文章已经指出了，把30年代文艺生活拉扯地列入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文艺黑线”的组成部分，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并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关于30年代革命文艺的科学论断。那么除此而外，构成“文艺黑线”理论基础的所谓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又是什么呢？答曰：“黑八论”。据说，这就是“文艺黑线”“代表性的论点”。这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举例来说，他们把文艺界早在50年代批判过的“写真实”论，反诬为文艺界“理论

“黑”的罪证，就是无耻的颠倒。后来文艺界批驳过“写中间人物”论，这是人民内部的思想争论，哪些地方批对了，哪些地方批错了，是可以继续讨论的。林彪、“四人帮”把它划入“黑八论”，这又是一种颠倒。此外，他们把提倡百花齐放、反对一花独放的“反题材决定”论打入“黑八论”，这是更恶毒的颠倒。我们不是说文艺界没有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人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同这类思想影响作斗争。但是林彪、“四人帮”这种颠倒黑白的卑劣手段，首先宣布了他们苦心罗织的“文艺黑线”论的破产。

“作品黑”，用林彪、“四人帮”的话说，就是“十七年毒草丛生，群魔乱舞”，单等着江青一伙的英雄们出来“放火烧荒”。他们果然这样做了，只烧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但是人民群众不答应了，他们不要“四人帮”的阴谋文艺，不要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反动说教，他们怀念“四人帮”横行之前新中国文艺园地初步繁荣兴旺的景象。“四人帮”倒台以后，一批批优秀的小说、诗歌、电影、戏剧、戏曲、曲艺、音乐、歌舞、美术作品重新出版、上演和展出，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就是对于“文艺黑线”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强有力的批判。肯定成绩还是否定成绩，历来是我们同国内外敌对势力争论的焦点。肯定成绩，就是肯定这些成绩所由产生的正确路线；否定成绩，为的否定这条路线。作家艺术家们并不满足于十七年中已经取得的成绩，但是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他们长期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成果，同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与斗争有血肉联系，因而是很可贵的，是他们继续前进的基础。

“队伍黑”，据说是这个文艺队伍的人员“叛变了”、“烂掉了”，或者“掉队了”，全都是“黑线人物”，要不得，必须“重新组织文艺队伍”。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干了，于是，我们的党长期培育